



圖一 施洞類型圍腰形制。作者翻繪、整理



圖二 身穿銀衣並佩戴銀飾的新娘(右三)與身著亮圍腰的少女(左一及右一)。作者2014年2月10日攝於施洞

款式部分會依據圍腰中部的主要紋樣來稱呼。例如以龍紋作為中央主要紋樣的圍腰，即稱作龍圍腰，如果是馬紋為主，即稱為馬圍腰；但由於大圍腰與暗圍腰的紋樣重心，經常會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紋樣作為主要設計，此時便會依照觀者的認定而有不同的稱呼。

以形制來說，以白色棉線作為圍腰中部經軸的是亮圍腰 (qub bat dhub)，搭配紅色系上衣，使用年齡介於十五至五十歲左右。(圖二)以

施洞苗族服飾蘊含的文化內容

尤昱涵

從龍圍腰與花樣本談起

服飾有作為一社會群體，表達其文化理想與象徵媒介的特性。對於施洞苗人而言，服飾就像是身體的延伸，當觀察圍腰的穿著脈絡與使用情境時，會發現它蘊含了一些心理需求。因此圍腰不僅是一件服裝，它同時體現了施洞苗人對於生命起源的想像，並成為當地女性表達自我生命歷程的發聲媒介。

施洞類型圍腰是中國貴州省黔東

南台江縣施洞鎮女性在穿著盛裝、便服或平日服飾時，配戴在腰際前後，圍裹住腹部與臀部的物件之一(圖一)，它須配合上身服飾的種類及色彩來選用，且以上下同色、前後成對

為原則。

施洞傳統服飾以紅、藍色為兩大

基調，因場合與年齡的差異有不同的穿著系統，並搭配不同類型的銀飾。儘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現今施洞苗人大多只在過節走客時穿著傳統

服飾，但對當地人來說圍腰仍是相當重要的服飾物件。

圍腰根據其製作的材質、顏色、紋樣內容與構圖編排來區分與命名，可分作三種形制與二十五種以上的款式類別。



圖六 台江縣施洞苗族圍腰花樣本 天主教輔仁大學中華服飾文化中心藏

基於施洞苗人對於生命的起源，是透過一種互相建構與化外而內，來達到「陰陽相合」的想像而形成，因此構成二元邏輯的宇宙觀。十分有趣的是，除了受到二元宇宙觀的影響，女性們也將對於社會理想狀態的想像，賦予在這些紋樣中，為了達到將生物「部分性別化」以觸發陰陽相合作用的目的，施洞苗人發展出一套結合生態、空間活動範圍（家、野）、人的生活習慣、行走方式、季節時間、體型大小的屬性分類。（註一）由於這些紋樣被賦予這些陰陽屬性相對的角色，我們才能藉此逐層解析圍腰背後蘊藏的意義。

造型，並在集體共識之下沿用至今。經過分析與比對之後，我們大致可以將施洞圍腰紋樣分為九大類型：包含想像的生物、人、走獸與家畜、鳥禽、飛蟲與爬蟲、魚蝦與兩棲、草本植物、物體與幾何，以及利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紋樣來構成的複合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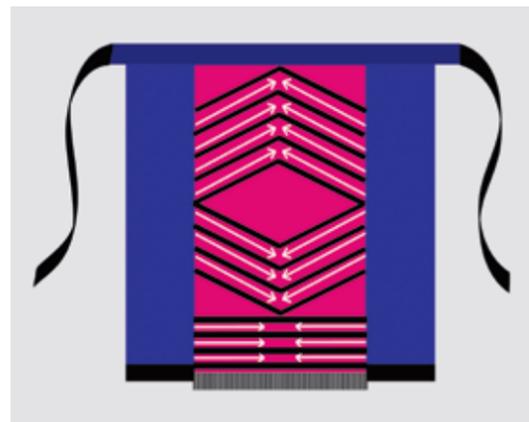
樣。事實上，施洞圍腰的基本紋樣達一百九十八種以上。本文列舉出九種紋樣做為此九大類型代表的範例，分別是啣著龍珠、腹中有小龍的龍紋（圖七-1），利用幾何矩形拼接出頭部、四肢與軀幹的有翅膀的人紋（圖七-2），張著血

靛色棉線作為圍腰中部經軸的是大圍腰（qub bau khlob）與暗圍腰（qub bau zek），搭配藍色系上衣穿著。大圍腰使用年齡介於十五至六十歲左右。亮

圍腰與大圍腰主要於婚禮或盛大節慶時穿著。（圖三）暗圍腰又稱小圍腰，據當地老年人的說法，此款式自女孩懂事後，直至過世皆可穿著，但隨著現代化服飾



圖三 施洞姊妹節（左1、2：下半身穿著大圍腰、中間3位與右1：下半身穿著亮圍腰、右2：身著整套銀衣）。熊邦東 2012年4月10日攝



圖五 圍腰路的示意圖



圖四 穿著暗圍腰的施洞老婦人。作者2013年8月7日攝

的影響，現在中青一輩的女性已經顯少使用，因此成為老年婦人專屬的服飾。（圖四）圍腰中部的構圖，以上下鏡射、左右對稱的連續紋樣為主，並用「路」作為畫面組成的主要架構與視覺引導。（圖五）在女性們織作圍腰中部之前，會先製作花樣本（bend hmub）。它是用類似數紗繡的技巧，用黑色棉線在棉布上臨摹紋樣上機之後經緯的走向，藉此淬鍊整體構圖的平衡性與美感。

以本次「銀燦黔彩—貴州少數民族服飾」特展由天主教輔仁大學中華服飾文化中心（COTCC）所提供的編號七九二八（台江縣施洞苗族圍腰花樣本）為例（圖六），包含有常被作為中部菱格主要紋樣的龍紋、配置在圍腰中部路上的鳥紋、人拉馬紋、龍紋、花紋、白鷺鷥紋等，一共有八種紋樣在這張花樣本上。

觀看施洞苗族圍腰的紋樣，可以發現發想的靈感，皆來自於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大自然、物質與信仰，婦女們利用其外觀特徵來發展紋樣的

盆大口、有著兇猛外表的獅紋（圖七-3），擁有漂亮鮮豔羽翼的鶴字鳥紋（圖七-4），構成精巧、強調雙翅開展的蝴蝶紋（圖七-5）、嘴大體長、擁有兩根長鬚的魚紋（圖七-6），八瓣造型搭配著上下左右各一花苞紋的赤梨花紋（也有人稱作為羊角花紋）（圖七-8），以及擁有「牽引、拉、繫」之意象的人拉獅紋。（圖七-7）

類脈絡而有新的意義。以此處圍腰地所出現的鳥追蝶紋為例，代表公性的鳥紋與代表母性的蝴蝶紋結合而成的鳥追蝶紋，其顯示的是當地人對於兩性結合的想像。儘管這與龍與龍珠所象徵的「生育繁衍」是一樣的結果，但其實背後的寓意有點不一樣。

當單一紋樣透過點的共用、線的连接或面的融合來構成複合型紋樣時，其意義也會依循著原有的性別分別脈絡而有新的意義。

弱、嬌小的生物，因此被視作為母性。鳥除了因為有築巢、抓魚的能力而被視作為公性之外，從當地婦女的玩笑話中，也會發現鳥常被隱喻為男性生殖器官。生長在寨子田邊的花，因其透過傳粉繁衍的特性被視作為母性。蝴蝶是美麗的、流動的，被視作為母性。苗族文化中，魚象徵著魚子多產的生殖意象，在施洞當地，更代表著延續父方血緣的理想，因此被視作為公性。青蛙因為有生物變態的特性，因此被視為公性與母性的象徵。窗花紋做裝飾使用。



圖七 施洞圍腰的九大類型紋樣（本研究共整理出198種紋樣，此處僅節選9個紋樣作為各類型代表）

在這個陰陽屬性相對的系統中，施洞苗人認為，以外形而言，凡舉巨大的、清潔的、渾圓的、長壽的皆屬男性；嬌小的、細微的、橢圓的、美麗的、衰敗的、溫馴的皆屬女性。覓食習慣中，凡是被列為需要被餵養的、或做為食物的皆屬女性。力量強弱上，強大的、兇猛的、具攻擊性的皆屬男性；微弱的、流動的皆屬女性。而與一般認知最為相異的則是凡能產卵的、築巢的，以及所有動物的蛋、卵皆屬男性。而在道路中行走的生物，也隨著不同的行走方式配合生物的生態習性，依照老鼠會找吃、蚊蟲可帶路的特性做為男性象徵。（註二）

本次展覽由天主教輔仁大學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所提供的編號四五七七〈台江縣施洞苗族龍圍腰〉（圖八），此張沒有開邊花的圍腰，屬於三〇〇五〇年代所產出的亮圍腰，中央主要紋樣是龍，因此款式為龍圍腰。從視覺的表現上看，其左右上方各有一隻蒂芬妮青綠色的貓紋，搭配黑色的鳥紋。中央盤踞著一條紅色龍

從鳥追蝶紋的構成來說，我們明白施洞苗人的確認為生命的延續，是必須透過兩性結合才能完成，但若探討當地人對於龍與龍珠的想像，卻是體現出「命」的主導權是被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是處在相對被動角色的觀點，進而凸顯出當地兩性地位的不平衡。

在研究施洞圍腰紋樣的過程當中，同時也發現，複合型紋樣的建構，除了兩性的結合之外，同時也有單種性別但不同含義的紋樣所延伸出的其它寓意。這也使得我們得以梳理施洞女性如何透過圍腰，來傳遞除了生育繁衍意象之外的文化理想與生活內容。

以〈台江縣施洞苗族圍腰花樣本〉上的人拉馬紋為例，它所透露的，便是施洞對外的貿易史。過去為了往返貨物交易的場域，出外經商的男性們必須倚賴著具有力量、能馱重物的生物來將物品與錢財帶回施洞，這組紋樣所傳遞的便是施洞男人正在進行貿易的想像。

紋，身上綴滿了裝飾性的赤梨花紋（又稱羊角花紋），其身軀被各種造型、顏色鮮艷的鳥紋、蝴蝶紋與貓紋所包圍。下方的第一、三、五、七條圍腰地為連續排列的魚紋，第二條圍腰地主紋為鳥追蝶紋，副紋為鳥紋，第四條主紋為魚紋，副紋為青蛙紋及蝴蝶紋，第六條主紋為窗花紋，副紋為花紋、蝴蝶紋。

從象徵意義來說，龍在當地傳說中亦正亦邪、亦公亦母，兩種角色皆有存在過，形態也相當多變。在〈台江縣施洞苗族龍圍腰〉中所見的龍紋，由於形體相當瘦長且無爪，當地人會形容這隻龍為蛇變龍，且為公性。

普遍來說，龍紋在圍腰上出現的情境，是當地人對於龍將代表著「命」的寶珠放入女性身體，因此可得到小孩的想像。它代表的是生命肇始的概念。因為當此張圍腰以龍與龍珠作為整體構圖的要件的時候，我們便從而得知它想表達的便是「生育繁衍」的意象。

貓在當地人的觀念中是較為柔

深入觀察施洞圍腰的紋樣內容，會發現它所處理的，是施洞苗人對於生育繁衍的情感寄託，以及壯大大家業、祈求富貴的渴望。若對比上施洞女性從穿著色調活潑、精緻絢麗的亮圍腰或大圍腰，至素雅單純的暗圍腰，透過圍腰紋樣、款式、色彩的改變，來表達從少女時期開始，經歷結婚、生子、衰老、死亡的生命歷程。在意義上它也是一種是當地女性藉此發聲，表達自我生命歷程的媒介。如此便也可以驗證施洞苗人使用圍腰的情境與脈絡，是相當具有其內部邏輯與文化特殊性，並且值得後續細細探討。

作者為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

註釋

1.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中國貴州省施洞苗族圍腰之研究》。
2. Ho ZhaoHua (何兆華), Gifts to Dye For: Cloth and Person among Shidong Miao in Guizhou Province 染之成禮：貴州施洞苗族的布與人.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2011a.